

·科技界声音·

如果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、学术背景、学术传统没有深切的理解,学术对话是很难展开的。即便把我们的学术话语翻译过去,对方也不一定听得懂,还可能加深误解。

——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孙有中
《光明日报》[2014-09-01]



图片来源:光明网

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,因此从出国的那一天起,我就想一定要回到国内。当我知道中国科学院“百人计划”招聘一个从事模式识别研究的科研人员时,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回国后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、责任感和成就感。我相信,我的事业永远在中国,因为我的根在这里!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谭铁牛
《光明日报》[2014-09-04]

过去因为贫困,中国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。现在生活好了,却成了新“富贵东亚病夫”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 杨宝峰
中国科技网 [2014-09-04]

现在我国空间站建设正在准备阶段,货运飞船的研制就是要为空间站建设做足准备。我国货运飞船的建设不仅要重视飞船船体的研制,也要重视科学应用系统的设计。

—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周建平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9-04]

当下公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地震预报因其高度的复杂性,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,还没有科学技术上的突破,也无法做到准确预报。要加强对地震信息的科学认识和辨别能力,不能轻信各类流言,更不能把宝押在地震预报上。

——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 何永年
光明网 [2014-09-03]

青山绿水也是生产力。我理想的生态农业模式,是告别化学化主导的对抗模式,这个模式人类尝试了半个多世纪,证明是不可持续的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蒋高明
光明网 [2014-09-01]

论文规范不仅是纯粹的技术问题。我们思考的起点、努力走向的目标,都应当是问题的解答、学术品位的培育以及思想的启蒙。

—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潘忠党
《人民日报》[2014-09-01]

美国教育赋予我开放、自由、独立的精神,中国教育则打下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。新一代留美中国青年研究员传承华人刻苦钻研精神,却缺少科学“造反”精神和集体意识。有的年轻人眼界、思路窄,导师指到哪才做哪,有疑问宁愿掏出手机查Google,都不愿寻求团队帮助。

——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杨薇
中国新闻网 [2014-09-03]

如果一个读书人、一个科学工作者、一个知识分子,知道了自己钻研的这份典籍、这个学科、这类知识在人类整个知识系统中的地位,以及与其他分支纷繁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话,那么无论是从事研究,还是表达观点,境界上就会有所提高,进而可以破除一些盲目的崇拜,坚定自己的志向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
《人民日报》[2014-09-03]

中国的大学受到的限制很多,它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性,同时也需要更多地与国外的大学交流合作。科学不能被控制得太严格。国家和大学体制需要给科学家足够的信任和空间,让他们去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,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在科学领域有那么多成就,因为他们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独立的状态。

—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Bertil Anderson
经济观察网 [2014-09-02]

我一直主张不要把科学的地位抬得太高,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工具,这个工具是用来追求目标的,目标是什么呢?就是国家富强,人民幸福。我们用科学这个工具来追求目标,而不是科学本身成为我们的目标,科学本身不是目标,科学本身是工具。

——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江晓原
澎湃新闻 [2014-09-02]

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,科学同时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思维方式,这其实对全国人民,对全国的大多数人都是有意义的。它需要有逻辑,有证据,有理智的一步一步探索,而且要诚实,有自我反省,自我更新的过程,这在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饶毅
澎湃新闻 [2014-09-02]

对于科学家来说,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。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深深吸引着我。此外,光有求知欲还不够,当一个人的志愿和爱好融合到人民的事业之中,你便体会到其乐无穷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国雄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9-05]



图片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说起心理学,曾经有人认为如同算命。与物理学、化学等学科相比,心理学更加需要人们去“重塑”她。我认为研究心理学极具挑战性。具体研究过程中,仅有工科的底子还不够,认知心理学、神经科学、核磁共振物理学、数学、计算机知识都必须掌握,否则面对庞大的实验数据我会无从下手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志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9-01]
(编辑 石萌萌)